

# 揠苗助长还是循序渐进：创业教育对国家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研究

焦豪，王林栋

**[摘要]**创业教育对国家创业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探究了高等教育阶段和义务教育阶段两种不同类型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并讨论了媒体创业宣传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媒体创业宣传显著正向调节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与国家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通过降低创业者的失败恐惧感，正向促进创业活动开展。本文丰富了创业教育与国家创业活动相关领域的研究，为国家如何激活创业活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关键词]**创业教育；创业活动；媒体创业宣传；失败恐惧感

## 一、引言

创业活动能够充分激发国家经济市场主体活力(焦豪和邬爱其, 2008)。随着中国“双创”战略的持续纵深发展, 市场主体的大量涌现不断催生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 加速了经济社会形态和运行模式的变革以及产业发展方式的重塑(张萃, 2018; 黄兆信和黄扬杰, 2022)。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 各类创业主体更是通过开启线上活动等新型消费方式培育连接有力的新动能, 成为保持经济增长态势、缓解结构性失业矛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因此, 鼓励创业活动具备重要的实践意义。

**[收稿日期]** 2023-02-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高质量发展情境下中国企业的高端化战略变革理论研究”(21&ZD13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动态能力和持续竞争优势”(72022005)。

**[作者简介]** 焦豪,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haojiao@bnu.edu.cn; 王林栋,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电子邮箱地址: wangld@mail.bnu.edu.cn。

不同的国家或区域在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上差异较大。对于导致这一差异存在的缘故以及实现创业活动增长的方式，现有研究已进行了包括制度、经济、技术、文化、地理环境等多维度宏观因素在内的大量讨论。学者们普遍发现，在制度的构建上，支持性的商业法规、较低的政府干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高水平的治理质量能够极大释放国家的创业潜力(Amoros et al., 2019; Audretsch et al., 2019; Jiao et al., 2022; 李加鹏等, 2020); 在经济市场发展过程中，拥有良好的金融服务能力和营商环境生态的地区通常有着更高的创业水平(Omri, 2020; 杜运周等, 2020); 数字技术环境则可以通过释放数字红利、加快信息流通、扩大市场规模等多种方式促进创业(Galindo-Martin et al., 2019; Nambisan et al., 2019; 赵涛等, 2020); 此外，国家文化与社会规范以及地理环境的不同也会导致创业活动的地区差异(Fritsch et al., 2019; 赵向阳等, 2012; 郑馨等, 2017)。这类研究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影响创业活动的宏观因素进行跨国或跨地区的比较分析。

鉴于创业教育在培养创业型企业家的责任与使命，除了上述因素，创业教育亦能够对创业活动产生广泛而深入的作用，具有增强国家创新能力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潜力(Carpenter and Wilson, 2022)。关于创业教育是否影响创业活动，以及创业教育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的相关议题近几十年来持续获得关注。创业教育指在教育系统中融入与创业有关的知识与技能并引导学生建立创新精神(Kuratko, 2005)。创业教育能够通过影响创业者自我效能、创业态度、创业灵感和创业心态等对创业活动产生激励作用(Wang et al., 2022)。研究创业教育的影响自然会引发对创业教育课程或计划本身的评估，包括评估创业教育在设计上的连贯性、实施上的合理性与结果上的有效性等问题等(Fayolle and Gailly, 2015; Aileen et al., 2018)，并构建相应的创业教育的评估模型(Fretschner and Weber, 2013)或评价指标体系(黄兆信和黄扬杰, 2019)。创业教育课程实施主体和客体的差异会导致同样的创业教育产生不同的效果，由于差异存在的普遍性与广泛性，这一主题下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研究校园氛围(Guerrero et al., 2020)、学科差异(Barba-Sanchez and Atienza-Sahuquillo, 2018)以及创业者的性别(Nowinski et al., 2019)、家庭背景(Hahn et al., 2020)等对创业教育实施效果的影响，或者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或自我效能理论等研究创业教育影响创业者创业意向发生的内在逻辑(Linan et al., 2011; Bae et al., 2014)。也有部分学者将创业教育与所嵌入的环境相联系，研究基于创业教育的创业型大学的建设(Mascarenhas et al., 2017; Galvao et al., 2018)，或将创业教育纳入区域创业生态系统，把创业教育与其它创业相关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系统分析(Kansheba and Wald, 2020)，旨在衡量及提升一个地区的创业水平。可以看出，不同于研究制度、经济、文化等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创业教育的研究

视角更为聚焦，从全球视角来对国家层面创业教育的效果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

从最初设立到逐渐发展，创业教育大多存在于高等教育阶段。但是随着对创业的愈加重视，各国的创业教育也开始逐渐向义务教育阶段渗透。向青少年教授商业和创业的基础知识，并通过特定模式的活动促进团队合作和领导力的创业教育逐渐出现在中小学的校园中(Huber et al., 2014)，包括学前阶段也有学者开始研究如何通过游戏的方式引导儿童创业认知的形成(Jufri and Wirawan, 2018)。在中国，一些观点也开始强调要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培养学生的创业意识(赵志军, 2006; 肖龙海, 2011)，部分省份亦编写了中小学生学习创业教育教材，开展创客教育等相关的课题研究，在中小学进行创业知识、创业文化的普及与宣传(杨刚, 2016)。但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开展创业教育，以往的研究主要采取了理论研究的方式，来对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进行倡导或批判，既缺少有说服力的数据来进行相应的检验，也尚没有研究关注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国家创业活动的联合影响效应。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通过提取及合并全球创业观察的成人人口调查数据库和国家专家调查数据库，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库三个国际性数据库，构造了2011—2017年的多国混合数据集，通过实证方法探索全球视角下创业教育对国家创业活动的直接影响、调节效应和内在传导机制。本研究回答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是否均能促进国家创业活动？第二，在社会媒体创业宣传程度不同的国家，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第三，创业教育促进创业活动的内在传导机制是怎样的？研究结果不仅对国家如何激活创业活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参考，而且能够丰富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研究。

## 二、理论回顾和研究假设

### (一) 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

大学生创业能力是创新创业教育质量的重要表征(黄兆信和黄扬杰, 2022)。不同于义务教育阶段对青少年综合素质培养的重点关注，高等教育承担着在经济社会中传递领域前沿知识，培养合格的人力资源以及鼓励创业发展的关键作用(Guerrero et al., 2015)。数字经济的崛起使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福祉的增加愈发依赖于知识与技术的传播与应用。开展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相关的课程或项目，不仅能够向学生传递与创办新企业相关的知识，

更重要的意义是培养其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以及对其进行创新思维的训练(Hahn et al., 2017; 丁月华和张明丽, 2022)。这些具备创新精神的人才, 就成为能够刺激知识与技术的开发和商业化的潜在创业者。

同时, 在高等教育阶段, 学生开始逐渐与社会接轨并关注自身的未来发展(Nowinski et al., 2019)。创业教育通过建立学生的创业思维, 为迎面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的毕业生提供了一条新的出路, 成为使数量不断增长的毕业生从他雇转向自雇的有效途径。因此, 高等教育阶段的创业教育恰逢其时。此外, 基于对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重视, 从20世纪首次在大学开设创业教育以来, 在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推动下, 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相关课程和教学法的数量和异质性也不断增加, 迄今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课程教育体系(Hahn et al., 2017)。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1: 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

### (二) 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

尽管有观点提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展创业教育以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创业意识(肖龙海, 2011), 但是回归到基础教育的本质, 不难发现这样的观点显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揠苗助长”的问题。基础教育应当立足学生的终身发展和社会需要, 实现学生意识、审美、情感、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发展(顾明远, 2015)。因此, 基于对基础学科的有效深度学习与思维训练才应是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内容。例如, “核心素养”作为欧盟基础教育的支柱性理念, 也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追求, 提升核心素养即要求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系统建构起学生相对成熟的学科思维(李艺和钟柏昌, 2015; 李煜晖和郑国民, 2018)。STEM教育同样旨在提升传统的数学和科学等课堂的知识可应用性(Margot et al., 2019)。可以看出, 这些教学法均强调义务教育阶段更应该注重学生基本学科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发展。

另外, 创业本身也是一个超出义务教育阶段的青少年能力范围的事情。这既体现在创业对于创业者机遇研判、资金筹措、团队组建与企业注册等商业基本问题的处理能力的要求, 也体现在对创业者在各类事件中驾驭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因素的分析和管理能力的要求(张默和任声策, 2018)。但是, 中小學生由于在处理复杂事件以及构建高阶认知思维结构方面上仍旧处于一个学习的阶段, 因而往往无法理解及开展任何的商业活动, 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激起学生对于创业的抵触情绪。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

### (三) 媒体创业宣传的影响机制

媒体创业宣传隶属于社会规范范畴, 是一种在社会中构建良好创业风气的举措。社会规范定义了在社会范围内隐含的行为规则, 间接为社会成员规

定了期望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合理手段(Elster, 1989)。能够经常在国家公共媒体上看到创业成功的故事或案例,意味着社会规范将创业定义为受推崇的社会行为,成功的创业者或精彩的创业故事在社会中倍受认可。从个体与群体互动的视角来看,良好的社会规范往往会引发创业的同群效应,激发基于创业榜样的创业学习行为(晏艳阳等, 2018; Boldureanu et al., 2020)。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创业教育水平下,积极的媒体创业宣传能够刺激国家创业活动的进一步增长。

具体而言,一方面,接受过创业教育的潜在创业者受到媒体创业宣传鼓舞,为了获取同样的社会地位而倾向于做出创业选择,从而提升利用习自于创业教育的知识与技能的可能性。这是由于社会规范可以引导人们的信仰和行为从而形成能够鼓励潜在创业者采取行动创办企业的支持性环境(Meek et al., 2012),从而为群体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赋予创业期待。另一方面,与创业相关的政府政策,包括创业教育的实施效果也依赖于社会规范的约束(郑馨等, 2017)。相较于媒体创业宣传较少的国家,同样水平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显然在媒体创业宣传较多的国家更易结合现实,增加人们对创业教育的认同感,进而提升创业教育课程的教授效果。因此,无论是高等教育阶段还是义务教育阶段,创业媒体宣传通过形成支持性的社会规范影响创业者的创业决策,使创业教育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H3a: 媒体创业宣传调节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媒体创业宣传的程度越高,越能增强这一正向关系。

H3b: 媒体创业宣传调节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媒体创业宣传的程度越高,越能减缓这一负向关系。

###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的成人人口调查数据库和国家专家调查数据库,以及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库。全球创业观察是创业领域最具权威性的调查项目,参与调查的国家涵盖全球各大洲,其中国家专家调查基于每个国家36名专家的整体性认知,考察了一个国家对创业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成人人口调查旨在收集大量个体受访者在创业活动、态度和意愿的详细数据信息。世界经济论坛作为一个非官方国际组织,以研究全球经济领域存在的各类焦点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交流为宗旨,其每年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聚焦多种经济增长驱动因素,被视为经济领域最为权威



的排名体系。

通过对上述3个数据库数据的提取、合并与整理，本研究建立了时间跨度从2011—2017年，包括全球49个主要国家在内的混合截面数据集用以进行本文的分析。合并7年数据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小样本导致的估计精度较差的问题，增加样本量从而帮助研究获得更为良好的估计量和检验统计量。虽然全球创业观察对部分国家进行了追踪调查，能够形成一定数量的面板数据，但各个国家的可得数据年份不连续且不一致，例如，新加坡的数据可得年份分别是2011—2014年，日本则分别是2012年、2014年、2017年，满足连续追踪调查要求的仅22个国家，建立混合截面数据集可以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纳入进来，更适合本文研究。

## (二) 变量测量与统计分析

### 1. 因变量

国家创业活动。在全球创业观察的成人人口调查数据库中，如果个体“参与早期创业活动，拥有或与他人共同拥有企业，且企业经营时间不超过42个月”，则相应的创业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每年的成人人口调查数据库的数据量平均在20万左右，大样本具备广泛代表性。因此，本文通过计算赋值为1的个体数占总调查人数的百分比获得国家层面的创业活动情况。

### 2. 自变量

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在全球创业观察的国家专家调查数据库中，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综合指标，由高校、管理培训学院、高职高专与继续教育学院三个子维度构成，每个子维度考察不同类型高等院校的创业教育水平。具体定义是“高校/管理培训学院/高职高专与继续教育学院能够为学生创办和发展新公司提供良好和充分的准备”，各个维度通过专家打分来进行计算，并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确定各个维度的权重，最终生成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这一变量。

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在全球创业观察的国家专家调查数据库中，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作为一个国家层面综合指标，由创业能力培养、市场规则指导、创业技能培训三个子维度构成。各个维度的具体定义分别是“中小学教育鼓励创造力、自立能力和个体能动性”“中小学教育提供了市场经济规则方面知识的充分指导”“中小学教育充分重视创业精神，会进行与新公司的创建相关的技能训练”，同样通过专家打分以及主成分分析方法，最终生成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这一宏观变量。

### 3. 调节变量

媒体创业宣传。在全球创业观察的成人人口调查数据库中，如果个体认为“能够经常在国家公共媒体上看到创业成功的故事或案例”，则相应的创业

媒体宣传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本文通过计算赋值为 1 的个体数占总调查人数的百分比获得国家层面的媒体创业宣传情况。

#### 4. 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本文控制了国家创业文化、贷款易得性、总税率、国内市场竞争以及商业成熟度等作为控制变量(Judge et al, 2015; 王博和朱沆, 2020)。同时，我们还控制了国家的类型，依据世界经济论坛对于国家经济水平的分类，国家可区分为要素驱动型国家、效率驱动型国家和创新驱动型国家。其中要素驱动型国家指以自给农业和采掘业为主，严重依赖(非熟练)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国家；效率驱动型国家指已步入工业化时代，企业生产流程效率更高，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家；创新驱动型国家指最为发达，科技发展迅速，企业知识密集度更高且服务业兴盛的国家。

### (三)模型设定

根据上文的分析，首先，我们构建国家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影响的实证模型来对研究假设 H1 和 H2 进行检验：

$$TEA = \beta_0 + \beta_1 Postedu + \beta_2 Basicedu + \beta_k Controls + \epsilon$$

其中， $\beta_0$  为常数项， $\beta_1$  为国家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系数， $\beta_2$  为国家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系数， $\beta_k$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epsilon$  为误差项。

其次，构建媒体创业宣传调节作用的模型，验证假设 H3a 和 H3b 是否成立：

$$TEA = \beta_0 + \beta_1 Postedu + \beta_2 Basicedu + \beta_3 Media + \beta_4 Postedu \times Media + \beta_5 Basicedu \times Media + \beta_k Controls + \epsilon$$

表 1 变量定义与测量方式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测量方式
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	Postedu	国家高等院校的创业教育水平综合指标，包括大学、管理培训学院、高职高专以及继续教育学院等(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其中 1 代表不重视，5 代表非常重视)
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	Basicedu	中小学阶段的国家创业教育水平综合指标，包括创业能力培养、市场规则指导、创业技能培训三个方面(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其中 1 代表不重视，5 代表非常重视)
创业活动	TEA	开展创业活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创业意向	FutTEA	希望在未来三年内开始创业活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媒体创业宣传	Media	认为能经常在国家公共媒体上看到创业成功的案例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测量方式
国家创业文化	Cultural	国家文化对创业支持程度的综合指标,包括风险承担型文化、创新型文化、个人主义文化、自我效能感文化5个维度(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其中1代表不鼓励,5代表非常鼓励)
贷款易得性	Easeofloan	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难易程度(采用李克特5点量表,其中1代表极其困难,5代表非常简单)
总税率	Totaltax	国家税收占商业利润的百分比(%)
国内市场竞争	Domcompet	所在国国内市场竞争激烈程度(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其中1代表不激烈,7代表非常激烈)
国家类型	Classify	分为要素驱动型国家、效率驱动型国家(Classify1)、创新驱动型国家(Classify2)

#### 四、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及调节效应分析

##### (一)创业教育与国家创业活动

根据前文构建的回归模型,表2报告了模型的实证结果。其中模型(1)为仅包括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通过对基准模型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得到平均VIF值为1.64,且最大值不超过2.20,根据Hair等(1995)的共线性诊断标准,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模型(1),贷款易得性和创业文化对国家创业活动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因此,积极的金融支持和文化支持均会提升国家创业活动的活跃度。但总税率、市场竞争程度和商业成熟度对国家创业活动的影响都显著为负,这意味着随着总税率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程度激烈程度的加剧,国家创业活动总量也会随之减少。以上分析均与现有研究结论保持一致(Dilli and Westerhuis, 2018; Arabiyat et al., 2019)。

模型(2)对创业教育的主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系数为正( $\beta=0.033$ ),在1%的水平上显著( $P<0.01$ ),说明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能够对创业活动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高等院校成熟、高效且广泛应用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能够为潜在创业者建立更为完善的创业知识储备并培养其创业精神,从而提高发掘创业机会的能力和创业意愿(Sanchez, 2013; Cui et al., 2021)。因此,假设H1得到支持。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系数为负( $\beta=-0.027$ ),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P<0.01$ )。这说明义务教育阶段的创业教育确实对创业活动存在负向影响,对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传递商业知识反而可能激发其对创业的抵触情绪,假设H2也得到支持。



## (二) 媒体创业宣传的影响

在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时,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把标准化后的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相乘,得到交互项。表2的模型(3)展示了将媒体创业宣传作为调节变量加入回归模型后的结果。其中媒体创业宣传与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交互项系数为正( $\beta=0.007$ ),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 $P<0.1$ ),因此,媒体对创业有关的故事或案例宣传程度越好,就越能够激发潜在创业者的积极态度以及对创业教育课程学习的热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国家创业活动的促进作用,假设H3a得到支持。而媒体创业宣传与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假设H3b并没有得到支持。考虑到专注于学习的学生往往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Bergmann et al., 2016),创业媒体宣传所营造的良好的创业环境在义务教育阶段可能并不会成为学生的关注重点,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官方媒体所弘扬的创业者的创业故事吸引力有限,也就无法减缓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之间的负向关系。

本文通过替换因变量的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利用全球创业观察中成人人口调查数据库的题项“是否希望在未来三年内开始一项新的业务”,将因变量定义为创业意向,同样取百分数,探究创业教育是否可以增加国家人民对于开展创业活动的期望。表2的模型(4)和模型(5)展示了稳健性检验中主效应及调节效应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则对创业意向产生正向影响( $\beta=0.084$ ,  $P<0.01$ );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同样对创业意向存在负向影响( $\beta=-0.045$ ,  $P<0.05$ );媒体创业宣传亦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国家人民创业意向的促进作用( $\beta=0.015$ ,  $P<0.05$ )。主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方向和显著性均保持稳健。

表2 主效应与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1) TEA	(2) TEA	(3) TEA	(4) FutTEA	(5) FutTEA
Postedu		0.033*** (0.011)	0.029*** (0.010)	0.084*** (0.020)	0.076*** (0.019)
Basicedu		-0.027*** (0.010)	-0.033*** (0.010)	-0.045** (0.019)	-0.056*** (0.018)
Media			0.077*** (0.015)		0.183*** (0.028)
Postedu×Media			0.007* (0.004)		0.015** (0.007)

续表

变量	(1) TEA	(2) TEA	(3) TEA	(4) FutTEA	(5) FutTEA
Basicedu×Media			0.000 (0.004)		-0.005 (0.007)
Easeofloan	0.012** (0.005)	0.012** (0.005)	0.011** (0.005)	0.022** (0.010)	0.020** (0.009)
Cultural	0.052*** (0.007)	0.051*** (0.008)	0.050*** (0.007)	0.058*** (0.015)	0.053*** (0.014)
Totaltax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2*** (0.000)
Domcompet	-0.065*** (0.012)	-0.064*** (0.011)	-0.064*** (0.011)	-0.129*** (0.022)	-0.131*** (0.021)
Classify1	-0.006 (0.017)	-0.014 (0.017)	-0.018 (0.016)	-0.075** (0.032)	-0.085*** (0.030)
Classify2	-0.053*** (0.018)	-0.054*** (0.018)	-0.050*** (0.017)	-0.167*** (0.033)	-0.157*** (0.031)
Year			控制		
Constant	0.285*** (0.049)	0.250*** (0.051)	0.241*** (0.050)	0.595*** (0.098)	0.581*** (0.092)
Observations	291	291	291	291	291
R-squared	0.455	0.478	0.524	0.515	0.580

注：(1)\*\*\*  $p < 0.01$ , \*\*  $p < 0.05$ , \*  $p < 0.1$ ；(2)括号内为标准误。下同。

## 五、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影响创业活动的内在传导机制分析

由于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而且对创业失败的恐惧是创业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失败恐惧感能够降低个人创办新企业的可能性(Arenius and Minniti, 2005)。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可以通过降低人们对创业失败的恐惧感，进一步影响随后的创业活动，本节对此进行检验。本文采取如下方式对失败恐惧感进行测量：在全球创业观察的成人人口调查数据库中，如果个体认为“对创业失败这一后果存在恐惧感会阻碍自己创业”，则相应的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本文通过计算赋值为1的个体数占总调查人数的百

分比获得国家层面的失败恐惧感情况。接下来,第一步,检验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的主效应。第二步,估计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中介变量失败恐惧感的影响。第三步,估计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和失败恐惧感影响创业活动的效应。

表3报告了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和失败恐惧感对创业的影响。模型(1)的结果与前文模型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即良好的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创业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beta=0.022$ ,  $P<0.05$ )。由模型(2)可知,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系数为负( $\beta_1=-0.038$ ),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良好的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水平可以降低人们对于创业失败的恐惧感。根据模型(3),失败恐惧感的系数为负( $\beta=-0.128$ ),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失败恐惧感对于创业会产生负面效应,同时,加入中介变量后,可以看到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系数估计变小,显著性也有所减弱( $P<0.1$ ),这表明中介变量稀释了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创业的直接影响。因此,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通过降低失败恐惧感影响创业活动。接下来,通过替换因变量为创业意向的方式对中介效应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表3的模型(4)(5)(6)展示了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根据模型(4),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能够促进创业活动( $\beta=0.066$ ,  $P<0.01$ );根据模型(5),创业者的失败恐惧感对于创业会产生负面影响( $\beta=-0.038$ ,  $P<0.05$ );根据模型(6),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同样会通过降低失败恐惧感影响居民的创业意向,中介效应依然成立。因此,检验结论与上文保持一致,这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3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TEA	Fearfail	TEA	FutTEA	Fearfail	FutTEA
Postedu	0.022** (0.010)	-0.038** (0.017)	0.017* (0.010)	0.066*** (0.019)	-0.038** (0.017)	0.059*** (0.019)
Fearfail			-0.128*** (0.035)			-0.182*** (0.067)
Easeofloan	0.012** (0.005)	-0.023*** (0.009)	0.009* (0.005)	0.022** (0.010)	-0.023*** (0.009)	0.018* (0.010)
Cultural	0.045*** (0.007)	-0.013 (0.012)	0.043*** (0.007)	0.048*** (0.014)	-0.013 (0.012)	0.045*** (0.014)
Totaltax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续表

变量	(1) TEA	(2) Fearfail	(3) TEA	(4) FutTEA	(5) Fearfail	(6) FutTEA
Domcompet	-0.066*** (0.012)	-0.056*** (0.020)	-0.074*** (0.011)	-0.133*** (0.022)	-0.056*** (0.020)	-0.143*** (0.022)
Classify1	-0.007 (0.017)	0.077*** (0.028)	0.003 (0.016)	-0.064** (0.031)	0.077*** (0.028)	-0.050 (0.032)
Classify2	-0.052*** (0.018)	0.162*** (0.030)	-0.031* (0.018)	-0.163*** (0.034)	0.162*** (0.030)	-0.134*** (0.035)
Year	控制					
Constant	0.246*** (0.052)	0.794*** (0.088)	0.348*** (0.058)	0.589*** (0.099)	0.794*** (0.088)	0.734*** (0.111)
Observations	291	291	291	291	291	291
R-squared	0.465	0.299	0.490	0.506	0.299	0.519

##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检验了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和义务教育阶段创业教育对国家创业活动的影响。在控制国家文化、正式制度、经济市场发展以及国家类型等多个变量后，实证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中结果支持了高等教育阶段的创业教育能够促进国家创业活动的假设。在高校开展创业教育，能够向学生传递创业相关的知识，培养其对市场机会的敏感性以及进行创业相关的训练。这既契合大学为经济社会输出优秀创业型人才的功能定位，又满足了学生在这一阶段规划职业发展道路的现实需求，路线规划循序渐进，能够在潜在创业者身上实现创业教育的最优效用。此外，研究发现义务教育阶段的创业教育并不会增加国家创业活动。在思维能力尚未成熟的青少年阶段，基础教育仍要以提升综合素养为主，不宜过早地为其规划职业道路，避免出现“堰苗助长”的问题。

同时，实证结果也支持了国家的媒体创业宣传对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与创业活动之间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媒体积极宣传成功创业者的故事，能够形成社会推崇创业的良好风尚，增加人们对创业教育的认同感，潜移默化地激发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冒险精神，影响其职业选择决策。本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国家高等阶段创业教育影响创业活动的内在机制。高等阶段创业教育

通过影响潜在创业者面对创业的失败恐惧感影响创业活动。创业教育课程将创业流程系统化地进行剖析或提供模拟创业的项目,让人们了解创业的具体步骤、知识技能需求,以及融资支持、税率情况、破产法制度等相关国家政策,尽可能最小化社会成员面对创业这一复杂商业行为的不确定感,进而推动创业活动的开展。

## (二)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在国家层面,本文强调创业教育水平的提升确实能够促进创业活动,但创业教育的普及应当尊重教育规律,在义务教育阶段过早地向青少年传授创业知识与技能反而可能对创业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利用创业教育促进创业活动要在高等教育阶段发力,为面临职业选择的潜在创业者提供高质量的创业教育课程,培养其创业意识,提升其创业能力,帮助其在未来开展有效的创业活动。第二,在高校层面,应鼓励高校为学生创造有利于创业的条件和环境。例如,搭建校企合作交流平台,推动校内大学生创业项目的转化落地;创建学生创业园或孵化器,为学生创业提供专门场所;设立创业基金以激励学生进行创业尝试。第三,除了继续提升高等教育阶段的创业教育水平,还应重视媒体创业宣传在增加创业教育认同感和激发潜在创业者创业热情方面的影响。在具体政策上,官方媒体要利用好微博、微信、抖音等公众流量高度集中的新型社交平台,对具有高影响力的杰出创业者进行宣传,并将其引入高等教育阶段创业教育的课堂,从而更好地激发大众学习创业教育课程和投身创业活动的热情。

## [参考文献]

- 丁月华、张明丽,2022:《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的整体性治理》,《思想理论教育》第2期。
- 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2020:《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管理世界》第9期。
- 顾明远,2015:《核心素养:课程改革的原动力》,《人民教育》第13期。
- 黄兆信、黄扬杰,2019:《创新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探新——来自全国1231所高等学校的实证研究》,《教育研究》第7期。
- 黄兆信、黄扬杰,2022:《复杂系统视角下高等学校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教育研究》第8期。
- 焦豪、邬爱其,2008:《国外经典社会创业过程模型评介与创新》,《外国经济与管理》第3期。
- 李加鹏、吴蕊、杨德林,2020:《制度与创业研究的融合:历史回顾及未来方向探讨》,《管理世界》第5期。
- 李艺、钟柏昌,2015:《谈“核心素养”》,《教育研究》第9期。
- 李煜晖、郑国民,2018:《核心素养视域下的中小学课堂教学变革》,《教育研究》第2期。



- 王博、朱沆, 2020:《制度改善速度与机会型创业的关系研究》,《管理世界》第10期。
- 肖龙海, 2011:《创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实践路径——兼论企业家精神教育》,《教育研究》第3期。
- 晏艳阳、邓嘉宜、文丹艳, 2018:《同群效应对创业活动影响的模型构建与实证》,《中国管理科学》第5期。
- 杨刚, 2016:《创客教育:我国创新教育发展的新路径》,《中国电化教育》第3期。
- 张萃, 2018:《什么使城市更有利于创业?》,《经济研究》第4期。
- 张默、任声策, 2018:《创业者如何从事件中塑造创业能力?——基于事件系统理论的连续创业案例研究》,《管理世界》第11期。
- 赵涛、张智、梁上坤, 2020:《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第10期。
- 赵向阳、李海、A. Rauch, 2012:《创业活动的国家(地区)差异:文化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管理世界》第8期。
- 赵志军, 2006:《关于推进创业教育的若干思考》,《教育研究》第4期。
- 郑馨、周先波、张麟, 2017:《社会规范与创业——基于62个国家创业数据的分析》,《经济研究》第11期。
- Amoros, J. E., C. Poblete and V. Mandakovic, 2019, “R&D Transfer, Policy and Innovative Ambitious Entrepreneurship: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44(5): 1396–1415.
- Arabiyat, T. S., M. Mdanat and M. Haffar, et al., 2019,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 and Conductive Aspects on 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Gem Data”, *Journa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2(3): 366–389.
- Arenius, P. and M. Minniti, 2005, “Perceptual Variables and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3): 233–247.
- Audretsch, D. B., M. Belitski and S. Desai, 2019, “National Business Regulations and City Entrepreneurship in Europe: A Multilevel Nested Analysi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43(6): 1148–1165.
- Bae, T. J., S. Qian and C. Miao, et al.,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 Meta-Analytic Review”,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8(2): 217–254.
- Barba-Sanchez, V. and C. Atienza-Sahuquillo, 2018,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among Engineering Students: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uropean Research on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Economics*, 24(1): 53–61.
- Bergmann, H., C. Hundt and R. Sternberg, 2016, “What Makes Student Entrepreneurs? On the Relevance(and Irrelevance)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Regional Context for Student Start-Up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7(1): 53–76.
- Carpenter, A. and R. Wilson, 2022, “A Systematic Review Looking at the Effe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0(2): 100541.

- Cui, J., J. Sun and R. Bell, 2021,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the Entrepreneurial Mindse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spiration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Attribu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19(1), DOI: 10.1016/j.ijme.2019.04.001.
- Dilli, S. and G. Westerhuis, 2018, "How Institution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 Shap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1(2): 371–392.
- Elster, J., 1989, "Social Norms and Economic-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4): 99–117.
- Fayolle, A. and B. Gailly, 2015,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Entrepreneurial Attitudes and Intention: Hysteresis and Persistence",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3(1): 75–93.
- Fretschner, M. and S. Weber, 2013, "Measur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Awareness Educatio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1(3): 410–428.
- Fritsch, M., M. Obschonka and M. Wyrwich, 2019, "Historical Roots of Entrepreneurship-Facilitating Culture and Innovation Activity: An Analysis for German Regions", *Regional Studies*, 53(9): 1296–1307.
- Galindo-Martin, M. A., M. S. Castano-Martinez and M. T. Mendez-Picazo, 2019,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igital Dividends and Entrepreneurship: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1: 522–527.
- Galvao, A., J. J. Ferreira and C. Marques, 2018,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s Facilitator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5(1): 17–40.
- Guerrero, M., J. A. Cunningham and D. Urbano, 2015, "Economic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 Activiti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United Kingdom", *Research Policy*, 44(3): 748–764.
- Guerrero, M., D. Urbano and E. Gajon, 2020,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Ecosystems and Graduates' Career Patterns: Do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grammes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Incubators Matter?",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 39(5): 753–775.
- Hahn, D., T. Minola and G. Bosio, et al., 2020,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Entrepreneurial Skills: A family Embeddedness perspective",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55(1): 257–282.
- Hahn, D., T. Minola and A. Van Gils, et al., 2017, "Entrepreneurial Education and Learning at Universities: Exploring Multilevel Contingencies",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29(9–10): 945–974.
- Hair, J. F., W. C. Black and B. J. Babin, et al., 1995,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New York: Macmillan.

- Huang-Saad, A. Y., C. S. Morton and J. C. Libarkin, 2018, “Entrepreneurship Assess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A Research Review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searchers”, *Journal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107(2): 263–290.
- Huber, L. R., R. Sloof and M. Van Praag, 2014, “The Effect of Earl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2: 76–97.
- Jiao H., L. D. Wang and Y. Shi, 2022, “How doe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Digital Context Affect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Government Digitalization and Gende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35(7): 1089–1112.
- Judge, W. Q., Y. Liu-Thompkins and J. L. Brown, et al., 2015, “The Impact of Home Country Institutions on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Entrepreneurship Via R&D Investments and Virtual World Presenc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39(2): 237–266.
- Jufri, M. and H. Wirawan, 2018, “Internalizing the 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rough Traditional Games”, *Education and Training*, 60(7–8): 767–780.
- Kansheba, J. M. P. and A. E. Wald, 2020,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7(6): 943–964.
- Kuratko, D. F., 2005, “The Emergence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halleng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9(5): 577–597.
- Linan, F., J. Carlos Rodriguez-Cohard and J. M. Rueda-Cantuche, 2011, “Factors Affecting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 Levels: A Role fo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7(2): 195–218.
- Margot, K. C. and T. Kettler, 2019, “Teachers’ Perception of Stem Integration and Education: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em Education*, 6(1): 1–16.
- Mascarenhas, C., C. S. Marques and A. R. Galvao, et al., 2017,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Toward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Pas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ommunities-People and Plac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11(3): 316–338.
- Meek, W. R., D. F. Pacheco and J. G. York, 2010, “The Impact of Social Norms on Entrepreneurial Action: Evidence from the Environmental Entrepreneurship Context”,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5(5): 493–509.
- Nambisan, S., M. Wright and M. Feldman, 2019,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ogress, Challenges and Key Themes”, *Research Policy*, 48(8), DOI: 10.1016/j.respol.2019.03.018.
- Nowinski, W., M. Y. Haddoud and D. Lancaric, et al., 2019,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trepreneurial Self-Efficacy and Gender on Entrepreneurial

- Intention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Visegrad Countries”,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4(2): 361–379.
- Omri, A., 2020, “Formal Versus 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 in Emerging Economies: The Roles of Governance and the Financial Sector”,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108: 277–290.
- Sanchez, J.C., 2013, “The Impact of a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Program on Entrepreneurial Competencies and Intention”,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51(3): 447–465.
- Wang, C.C., N. Mundorf and A. Salzarulo-McGuigan, 2022,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hances Entrepreneurial Creativ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Inspi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20 ( 2 ), DOI: 10.1016/j.ijme.2021.100570.

**Pulling up the Seedlings or Taking a Step-by-Step Approach:  
A Study of the Mechanism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s Impact on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JIAO Hao, WANG Lin-dong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has attracted the continued interest of academicia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effects of two distinct types of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n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namely at the tertiary and basic level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influence of media entrepreneurship advocacy. First,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 the tertiary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 the basic level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econd, media entrepreneurship advocac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 the tertiary level and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Finally,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t the tertiary level contributes positively to the growth of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by reducing entrepreneurs’ fear of failure. These results hav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s they exp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at the national level.

**Key word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media entrepreneurship advocacy; fear of failure

(责任编辑: 刘泽云 责任校对: 刘泽云 胡咏梅)